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性命

正命者，完卻正理，全卻初氣，未嘗以我害之，雖桎梏而死，不害其為正命。若初氣所斃喪，正理不完，即正寢告終，恐非正命也。

德性以收斂沉著為第一，收斂沉著中，又以精明平易為第一。大段收斂沉著人怕含糊，怕深險。淺浮子雖光明洞達，非蓄德之器也。

或問：「人將死而見鬼神，真耶？幻耶？」曰：「人寤則為真見，夢則為妄見。魂游而不附體，故隨所之而見物，此外妄也。神與心離合而不安定，故隨所交而成景，此內妄也。故至人無夢，愚人無夢，無妄念也。人之將死，如夢然，魂飛揚而神亂於目，氣浮散而邪客於心，故所見皆妄，非真有也。或有將死而見人拘繫者，尤妄也。異端之語，入人骨髓，將死而懼，故常若有見。若死必有召之者，則牛羊蚊蟻之死，果亦有召之者耶？大抵草木之生枯、土石之凝散、人與眾動之死生始終有無，只是一理，更無他說。萬一有之，亦怪異也。」

氣，無終盡之時；形，無不毀之理。

真機、真味要涵蓄，休點破。其妙無窮，不可言喻。所以聖人無言。一犯口頰，窮年說不盡，又難披瀝瀉，無一些咀嚼處矣。

性分不可使虧欠，故其取數也常多，曰窮理，曰盡性，曰達天，曰入神，曰致廣大、極高明。情慾不可使贏餘，故其取數也常少，曰謹言，曰慎行，曰約己，曰清心，曰節飲食、寡嗜慾。

深沉厚重，是第一等資質；磊落豪雄，是第二等資質；聰明才辨，是第三等資質。

六合原是個情世界，故萬物以之相苦樂，而至人聖人不與焉。

凡人光明博大、渾厚含蓄，是天地之氣；溫煦和平，是陽春之氣；寬縱任物，是長夏之氣；嚴凝斂約、喜刑好殺，是秋之氣；沉藏固蓄，是冬之氣；暴怒，是震雷之氣；狂肆，是疾風之氣；昏惑，是霾霧之氣；隱恨留連，是積陰之氣；從容溫潤，是和風甘雨之氣；聰明洞達，是青天朗月之氣。有所鍾者，必有所似。

先天之氣，發洩處不過毫釐；後天之氣，擴充之必極分量。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，若毫釐中合下原無，便是一些增不去。萬物之形色才情，種種可驗也。

蝸藏於殼，烈日經年而不枯，必有所以不枯者在也。此之謂以神用，先天造物命脈處。

蘭以火而香，亦以火而滅；膏以火而明，亦以火而竭；炮以火而聲，亦以火而泄。陰者所以存也，陽者所以亡也，豈獨聲色、氣味然哉？世知鬱者之為足，是謂萬年之燭。

火性發揚，水性流動，木性條暢，金性堅剛，土性重厚。其生物也亦然。

一則見性，兩則生情。人未有偶而能靜者，物未有偶而無聲者。

聲無形色，寄之於器；火無體質，寄之於薪；色無著落，寄之草木。故五行惟火無體，而用不窮。

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為消長，四□以前是個進心，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為；四□以後是個定心，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；六□以後是個退心，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。未必人人皆此，而此其大凡也。古者四□仕，六□、七□致仕，蓋審之矣。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，厭厭若泉下人者；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，皆非常理。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為任事，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為老成，則誤矣。鄧禹沉毅，馬援豐鑠，古誠有之，豈多得哉！

命本在天，君子之命在我，小人之命亦在我。君子以義處命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，命不足道也；小人以欲犯命，不可得而必欲得之，命不肯受也。但君子謂命在我，得天命之本然；小人謂命在我，幸氣數之或然。是以君子之心常泰，小人之心中常勞。

性者，理氣之總名，無不善之理，無皆善之氣。論性善者，純以理言也；論性惡與善惡混者，兼氣而言也。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，惟孔子無病。

氣、習，學者之二障也。仁者與義者相非，禮者與信者相左，皆氣質障也。高髻而笑低髻，長裾而譏短袂，皆習見障也。大道明，率天下氣質而歸之，即不能歸，不敢以所偏者病人矣；王制一，齊天下趨向而同之，即不能同，不敢以所狃者病人矣。哀哉！茲誰任之？

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，髮膚還父母之初，無些毀傷，親之孝子也；天全而生之，人全而歸之，心性還天之初，無些缺欠，天之孝子也。

虞廷不專言性善，曰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，或曰「人心非性」。曰：「非性可矣，亦是陰陽五行化生否？」六經不專言性善，曰「惟皇上帝，降衷下民，厥有恆性」。又曰「天生蒸民有欲，無主乃亂」。孔子不專言性善，曰「繼之者，善也；成之者，性也。」又曰「性相近也」，「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」。才說相近，便不是一個。相遠從相近起腳。子思不專言性善，曰「修道之謂教」。性皆善矣，道胡可修？孟子不專言性善，曰「聲色、臭味、安佚，性也」，或曰「這性是好性」。曰：「好性如何君子不謂？」又曰「動心忍性」。善性豈可忍乎？犬之性，牛之性，豈非性乎？犬、牛之性，亦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之性乎？細推之，犬之性猶犬之性，牛之性猶牛之性乎？周茂叔不專言性善，曰「五性想感而善惡分，萬事出矣」，又曰：「幾善惡。」程伯淳不專言

性善，曰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」。大抵言性善者，主義理而不言氣質，蓋自孟子之折諸家始。後來諸儒遂主此說，而不敢異同，是未觀於天地萬物之情也。義理固是天賦，氣質亦豈人為哉？無論眾人，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，豈是一樣氣質哉？愚僭為之說曰：「義理之性，有善無惡；氣質之性，有善有惡。氣質亦天命於人而與生俱生者，不謂之性可乎？程子云：『論性不論氣不備，論氣不論性不明。』將性氣分作兩項，便不透徹。張子以善為天地之性，清濁純駁為氣質之性，似覺支離。其實，天地只是一個氣，理在氣之中，賦於萬物，方以性言。故性字從生從心，言有生之心也。設使沒有氣質，只是一個德性，人人都是生知聖人，千古聖賢千言萬語、教化刑名都是多了底，何所苦而如此乎？這都是降伏氣質，扶持德性。立案於此，俟千百世之後駁之。」

性，一母而五子，五性者，一性之子也。情者，五性之子也。一性靜，靜者陰；五性動，動者陽。性本渾淪，至靜不動，故曰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」才說性，便已不是性矣。此一性之說也。

宋儒有功於孟子，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來，省多少口脛！

問：「禽獸草木亦有性否？」曰：「有。」再問：「其生亦天命否？」曰：「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安得非天命？」

或問：「孔子教人，性非所先。」曰：「聖人開口處都是性。」

水無渣，著土便濁；火無氣，著木便煙。性無二，著氣質便雜。

滿方寸渾成一個德性，無分毫私欲便是一心之仁；六尺渾成一個沖和，無分毫病痛便是一身之仁；滿六合渾成一個身軀，無分毫間隔便是合天下以成其仁。仁是全體，無毫髮欠缺；仁是純體，無纖芥瑕疵；仁是天成，無些子造作。眾人分一心為胡越，聖人會天下以成其身。愚嘗謂：「兩間無物我，萬古一呼吸。」